



世界文学经典宝库
An English-chinese Coll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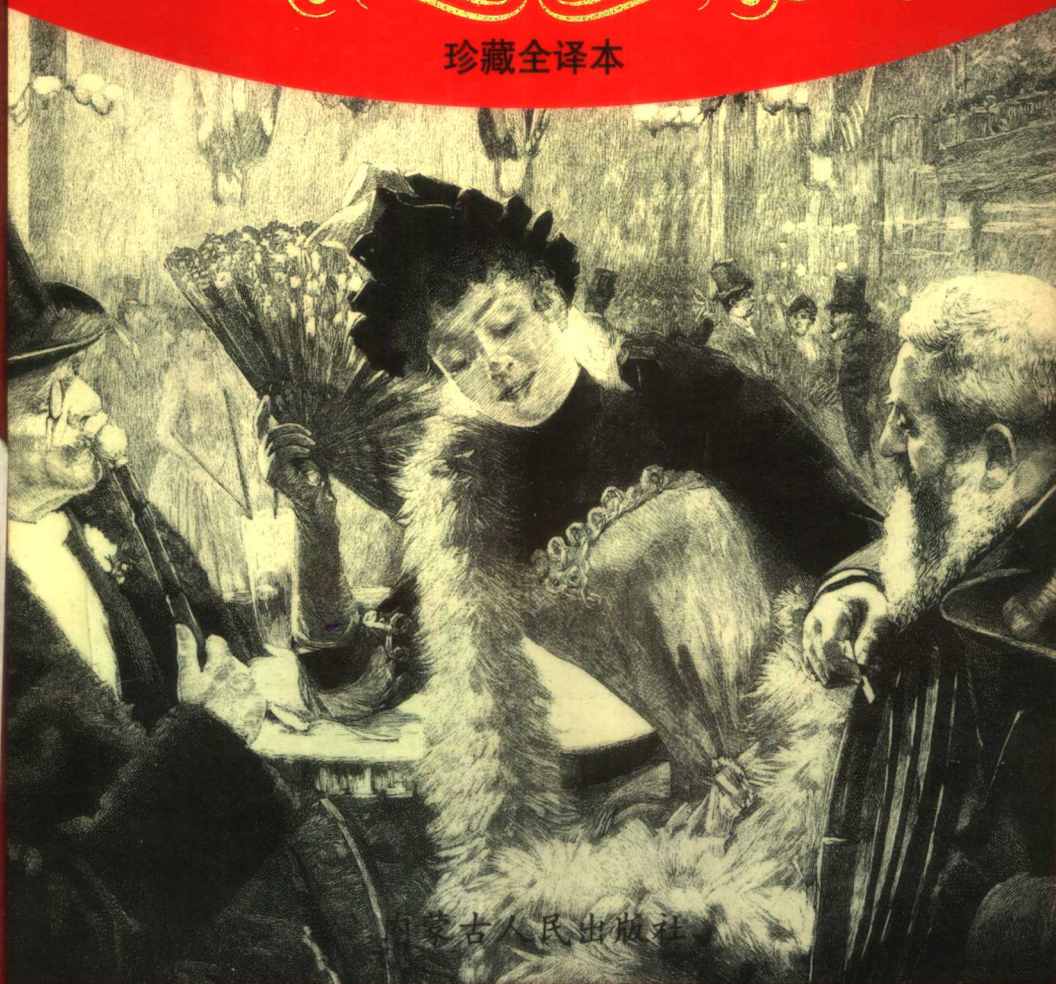
(法)莫泊桑

羊脂球

The best stories of Guy De Maupassan



珍藏全译本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宝库
An English-chinese Collation

I565.44
41

羊脂球

(法)莫泊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宝库/大仲马……等(Dumas et al.)著;
刘彬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4

ISBN 7-204-07803-9

I. 世… II. ①大… ②刘… III. 长篇小说-外国
-近代 VI. 1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5491 号

世界文学经典宝库(全十册)

译 者	刘 彬
责任编辑	晓 峰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天宝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168 1/32
字 数	1850 千
印 数	1 - 3000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一版 200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4-07803-9/I · 1650
定 价	350.00 元(全十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精典名句:

女人呢，所谓尤物之一，她是以妙年发胖著名的，得了个和实际相符的诨名叫做羊脂球，矮矮的身材，满身各部分全是滚圆的，胖的像是肥膘，手指头儿全是丰满之至的，丰满得在每一节小骨和另一节结合的地方都箍出了一个圈，简直是一串短短儿的香肠似的，皮肤是光润而且绷紧了，胸脯丰满得在裙袍里突出来，然而她始终被人垂涎又被人追逐，她的鲜润气色教人看了多么顺眼。

作品鉴赏:

莫泊桑是十九世纪后期自然主义文学潮流中仅次于左拉的大作家。他继承了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又接受了左拉的影响，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他在相当短暂的一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他既是一系列著名长篇小说的作者，更是短篇小说创作的巨匠。他数量巨大的短篇小说所达到的艺术水平，不仅在法国文学中，而且在世界文坛上，都是卓越超群的，具有某种典范的意义，所以人称“短篇小说之王”。

作者简介：

莫泊桑(1850~1893)法国作家，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是法国文学史上短篇小说创作数量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家，有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美称。除了《羊脂球》(1880年)这一短篇文库中的珍品之外，他还创作了包括《我的叔叔于勒》、《项链》、《漂亮朋友》等在内的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

责任编辑：晓 峰
装帧设计：宋双成

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

在19世纪法国文坛的璀璨星空中，被著名作家法朗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莫泊桑，无疑是一颗闪烁着奇特光芒的明星。他涉猎的文学体裁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剧本和游记，都取得不凡的文学成就。他的长篇小说《一生》、《漂亮的朋友》跻身于世界长篇名著之林，而他的短篇小说更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莫泊桑（1850—1893）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童年在诺曼底乡村度过。在母亲的熏陶下，他从小酷爱文学，向往当一名诗人。童年的生活无拘无束，他热爱大自然，喜欢出海、打猎、捕鱼等户外活动。长大后，在鲁昂中学就读，曾受到巴那斯派诗人路易·布耶的指点。1869年，莫泊桑到巴黎的一所大学学习法律。翌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军队的生活使他认识到战争的残酷，也激起他高昂的爱国热情。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巴黎，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任职。业余时间，他开始文学写作。对日常生活和周围事物的体验和观察成为他写作的素材。这时，他有幸得到母亲的老友，文学大师福楼拜的教诲。在这位严师的指导下，他学会了如何观察事物，如何遣词造句，来确切表达人和物的特点。他苦心锤炼，精益求精，创作技巧日臻成熟。1880年，《羊脂球》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这篇小说深得福楼拜的赞誉，他给莫泊桑写信，表示自己的激赏之情；信中说道：“我敢说《羊脂球》是篇杰作。努力再写十二篇和它相似的故事，你就是个名人了。”

莫泊桑创作生涯甚为短暂。自1880年发表了《羊脂球》后，便病魔

缠身，但他依靠坚忍的毅力，勤奋笔耕。1891年以后，因精神疾病的折磨，莫泊桑只得搁笔。第二年被送入巴黎郊外的精神病院。1893年，这位杰出的小说家与世长辞。在短短的十余年间，莫泊桑发表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同时还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一部诗集，三部游记和相当数量的评论文章，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

莫泊桑短篇小说的题材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在他的作品里，贵族、官僚、商贾、公务员、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直到工人、农民、流浪汉甚至乞丐、娼妓，各色人等，都获得了栩栩如生的刻画，小说所截取的生活层面也十分广泛，既有描写五光十色的诺曼底乡村故事，又有世态炎凉的都市小市民的日常生活，还有以描绘普法战争为内容的篇章。

《羊脂球》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这是一篇以真实事件为素材的小说。作家通过对普法战争期间一辆驿车上的乘客的描写，刻画了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人物面对战争和危难时的态度和立场。车子里的乘客就好比一个社会，有贵族、商人、政客、修女这些体面人，还有一位被人不齿的妓女羊脂球。面对敌人的淫威，卑贱的羊脂球却远比那些有身份的人更有骨气。那些人为了个人安危而逼迫羊脂球作出自我牺牲。反过来，他们又对羊脂球横加唾弃。整篇小说构成了一幅战争时期的法国社会画面。战争题材的小说在莫泊桑的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这本集子里还选收了《菲菲小姐》、《两个朋友》和《疯女人》等。

小市民是莫泊桑笔下着墨较多的阶层。作家对小资产者贪婪自私、爱慕虚荣、虚假伪善等弱点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如《我的叔叔于勒》、《骑马》、《项链》、《一家子》。在莫泊桑的创作中，他常常把目光投射在诺曼底地区城镇乡村的生活。他对这个地区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都有非常精彩的描绘，如《泰利埃妓馆》、《绳子》、《一个农场女佣的故事》。他也描写小人物的苦难，歌颂他们的善良，对他们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如《西蒙的爸爸》、《港口》、《衣橱》等。列·托尔斯泰曾将《港口》以《弗朗索瓦丝》为题名译成俄文，并赞赏这篇短篇小说有“一种可怕的力量”，是一篇“在精神上能深深打动人的小说”。

《奥尔拉》是莫泊桑晚期的小说，它描写幻觉，具有现代小说的特征，被评论家认为是莫泊桑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埃拉克利于斯·格洛博

士》则是一篇早期写作的哲理小说，作家生前从未发表，1921年首次刊载于《巴黎杂志》。

莫泊桑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别树一帜。他观察深刻，独具见解，在创作中力求逼真、自然，以写实的手法描摹细节，烘托气氛，他尤其擅长运用简练、生动、清晰的语言勾画人物，使之跃然纸上。因此连对他颇有微词的法国作家纪德也不得不坦言，莫泊桑“不失为一个卓越超群、完美无缺的文学巨匠”。

本书收入的各篇，承蒙译者郝运先生、桂裕芳女士、李玉民先生、顾微微女士和老翻译家赵少侯先生的家属赵维明女士慨然授权，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目 录

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	(1)
羊脂球	(1)
一名农场女佣的故事	(32)
蜚蜚小姐	(49)
骑 马	(60)
两个朋友	(67)
雨 伞	(73)
项 链	(81)
衣 橱	(89)
港 口	(95)
蛮子大妈	(103)
戴家楼	(110)
一个诺曼第人	(133)
俘 虏	(138)
在树林里	(149)
死 恋	(154)
真的故事	(309)

羊 脂 球

溃军的残余一连几天从市区里经过,使得卢昂拥挤起来。那简直不是队伍了,只算是好些散乱的游牧部落。弟兄们脸上全是又脏又长的胡子,身上全是破烂不堪的军服,并且没有团的旗帜也没有团的番号,他们带着疲惫的姿态向前走。全体都像是压伤了的,折断了腰的,头脑迟钝得想不起一点什么,打不定一点什么主意,只由于习惯性而向前走,并且假若停步就立刻会因为没有气力而倒下来。我们所看见的,主要的是一些因动员令而应征的人和好些素以机警出名而这次出队作战的国民防护队:前者都是热爱和平的人,依靠固定利息过活的安分守己的人,他们都扛着步枪弯着身体;后者都是易于受惊和易于冲动的人,既预备随时冲锋也预备随时开小差。并且在这两类人的中间有几个红裤子步兵都是某一师在一场恶战当中受过歼灭以后的子遗;好些垂头丧气的炮兵同着这些种类不同的步兵混在一处;偶尔也有一个头戴发亮的铜盔的龙骑兵拖着笨重的脚跟 in 步兵的轻快步儿后面吃力地走。

好些义勇队用种种壮烈的名称成立了,他们的名称是:失败复仇队——墟墓公民队——死亡分享队,也都带着土匪的神气走过。

他们的首领,有些本是呢绒商人或者粮食商人,有些本是歇业的牛羊油贩子或者肥皂贩子,战事发生以后,他们都成了应时而起的战士,并且由于他们有银元或者有长胡子都做军官,满身全是武器,红绒条子和金线,他们高谈阔论,讨论作战计划,用夸大的口吻声言垂危的法国全靠他们那种自吹自擂的人的肩膀去支撑,不过有时候,他们害怕他们的部下,那些常常过于勇猛喜欢抢劫和胡闹的强徒。

普鲁士人快要进卢昂市区了,据人说。

自从两个月以来,本市的国民防护队已经很小心地在附近各处森林中间做过好些侦察工作,偶尔还放枪误伤了自己的哨兵,有时候遇着一只小

兔子在荆棘丛里动弹,他们就预备作战,现在他们都回家了。器械和服装,以及从前一切被他们拿着在市外周围三法里一带的国道边上去吓唬人的凶器,现在都忽然通通不见了。

法国最后的那些士兵终于渡过了塞纳河,从汕塞韦和布尔阿沙转到俄德枚桥去;走在最后的是位师长,他拿着这些乱糟糟的残兵败将固然想不出一办法,望着一个徒负盛名的善战民族竟至于因为惨败而崩溃,他也万念俱灰,只有两个副官陪着他徒步走着。

随后,市区笼罩着一种深沉的宁静气氛和一种使人恐怖的寂寞等候状态。很多被商业弄昏了头脑的大肚子富翁都愁闷地等候战胜者,想起自己厨房里的烤肉铁叉和斩肉大刀设若被人当做武器看待,都不免浑身发抖。

生活像是停顿了,店铺全关了门,街道全是没有声息的。偶尔有一个因为这社会的沉寂样子而胆怯的居民沿着墙边迅速地溜过。

由于等候而生的烦闷反而使人指望敌人快点儿来。

在法国军队完全撤退的第二天下午,三五个不知从哪儿出来的普鲁士骑兵匆促地在市区里穿过。随后略为迟一点,就有一堆乌黑的人马从汕喀德邻的山坡儿上开下来,同时另外两股敌寇也在达尔内答勒的大路上和祁倭姆森林里的大路上出现了。这三个部队的前哨恰巧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上面会师;末后,日耳曼人的主力从附近那些街道过来了,一个营接着一个营,用着强硬而带拍子的脚步踏得街面上的石块轰轰地响。

好些口令用一阵陌生的和出自硬颚的声音被人喊出来,沿着那些像是死了一般的空房子向天空升上去,房子的百叶窗虽然全是闭了的,里面却有无数的眼睛正在窥视这些胜利的人,这些根据“战争法律”取得全市生命财产的主人地位的人。居民们在他们的晦暗屋子里都吓糊涂了,正同遇着了洪水横流,遇着了大地崩陷,若是想对抗那类灾害,那么任何聪明和气力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每逢一切事物的秩序受到了颠覆,每逢安全不复存在,每逢一切素来享受人为的或者自然的法律所保护的事物听凭一种无意识的残忍的暴力来摆布,这种同样的感觉必然也跟着显出来。无论是地震能使坍塌的房子去覆灭整个的民族,无论是江河决口能使落水的农人同着牛的尸体和冲散的栋梁一块儿漂流,无论是打了胜仗的军队屠杀并且俘虏那些自卫的人,又用刀神的名义实行抢劫并且用炮声向神灵表示谢意,同样是使人恐怖的天灾,同样破坏任何对于永恒公理的信仰,破坏我们那种通过教育对于上苍的保护和人类的理智而起的信任心。

终于在每所房子的门外,都有人数不多的支队叩门了,随后又都在房

子里消失了。这是侵入以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对于战胜者应当表示的优待义务从此开始了。

经过了不久的时间,初期的恐怖一旦消失了以后,一种新的宁静气氛又建立起来。在许多人家,普鲁士军官同着主人家一块儿吃饭。军官当中偶尔也有受过好教育的,并且由于礼貌关系,他也替法国叫屈,说自己参加这次战争是很不愿意的。由于这种情感,有人对他是感激的;随后,有人迟早可能还需要他的保护。既然应付着他,也许可以少供养几个士兵吧。并且为什么要去得罪一个完全可以依靠的人?这样的干法固然是轻率的意味多于豪放,不过轻率已经不是卢昂居民的一种缺点了,正和从前使得他们城市增光的壮烈防护时代不一样。终于有人根据那种从法国人的娴雅性情所演绎出来的莫大理由,说是不在公开地点和外国军人表示亲近,那么在家里讲究礼貌原是许可的。所以在门外装做彼此陌生,而在家里却快快乐乐谈话,末后日耳曼人每晚待得更长久一点,和主人家一家子同在一座壁炉跟前烤火了。

市区甚至于慢慢恢复了它的平时状态。法国人还不大出门,不过普鲁士兵却在街道上往来不息。此外,好些蓝军服的轻装骑兵军官傲慢地在街面石块上拖着长大军刀向咖啡馆里走,但是对普通居民的轻蔑态度,并不比上一年在同样的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军官更为明显。

然而在空气当中总有一点儿东西,一点儿飘忽不定无从捉摸的东西,一种不可容忍的异样气氛,仿佛是一种散开了的味儿,那种外祸侵入的味儿。它充塞着私人住宅和公共场所,它使得饮食变了滋味,它使人觉得是在旅行中间,旅行得很远,走进了野蛮而又危险的部落。

战胜者需索银钱了,需索大量的银钱了。居民们始终照数缴纳;并且他们都是有钱的。不过一个诺曼底买卖人,越是变成了富裕的,那么他越害怕牺牲,越害怕看见自己财产的小部分转到另外一个人手里。

然而,在市区下游两三法里左右的河里,靠近十字洲,吉艾卜达勒或者别萨尔那一带,时常有船户或者渔人从水底捞起了日耳曼人的尸首,这种包在军服里边发胀的尸首都是生前被人一刀戳死的或者一脚踢死的,脑袋被石头碰坏或者从桥上被人一下推下来落到水里。河底的污泥隐没了这类暧昧不明的野蛮而合法的报复,隐名的英雄行为,无声的袭击,这些远比白天的战斗可怕却没有荣誉的声光。

因为对入侵者的憎恶,素来能够教三五个胆大的人格外坚强起来,使他们为了一个信念而不顾性命。

最后,这些入侵者虽然用一种严酷的纪律控制市区,不过他们那些沿着整个胜利路线所干的骇人听闻的行为虽然早已造成了盛名,而目下在市区里还没有完成一件,这时候,人都渐渐胆壮了,做买卖的需要重新又在当地商人们的心眼儿里发动了。好几个都在哈佛尔订有利益重大的契约,而那个城市还在法军的防守之下,所以他们?想由陆路启程先到吉艾卜去,再坐船转赴这个海港。

有人利用了自己熟识的日耳曼军官们的势力,终于获得一张由他们的总司令签发的出境证。

所以,一辆用四匹牲口拉的长途马车被人定了去走这一趟路程,到车行里定座位的有10个旅客,并且决定在某个星期二还没有天亮的时候起程,免得惹人跑过来当热闹看。

几天以来,地面都冻硬了,在星期一午后3点钟光景,成堆的黑云带着雪片儿从北方飞过来,一直下到天黑又下到深夜没有停住。

在午前4点半光景,旅客们都到了诺曼底旅馆的天井里,那就是他们上车的地方。

他们都还睡意沉沉,身子在衣服里面发抖。在黑暗当中谁也看不清楚谁;而且冬季的厚衣服把他们的身子堆得像是一些穿上长道袍的肥胖教士。不过有两个旅客互相认出来了,第三个就向他们身边走过去,他们开始谈天了。“我带了我的妻子。”某一个说。“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也一样。”那一个接着又说:“我们将来不回卢昂了,并且设若普鲁士人向哈佛尔走,我们将来到英国去。”由于品质相类,他们都有了相同的计划。

这时候,却还没有人套车。一间乌黑的房子里的门开了,一个手提小风灯的马夫时而走出来,时而又立刻走进另一间屋子里。许多马蹄蹄着地面,不过地面上的厩草减轻了马蹄的声音,一阵向牲口说话和叱骂的人声从屋子的尽头传出来了。接着一阵轻微的铃子声音丁零地响着,那就是报告有人正触动到马的辔轡;那种丁零的响声不久变成了一阵清脆而连续的颤抖,随着牲口的动作而变化,有时候却也停止一下,随即又在一种突然而起的动摇当中再响起来,同着一只蹄铁扑着地面的沉闷声音一齐传到了外面。

门突然关上了。一切响声都停止了。那些冻僵了的市民都不说话了;他们都像僵了一般待着没有动。

连绵不断的雪片像一面韩幕似的往地面上直落,同时耀出回光;它隐没着种种物体的外表,在那上面撒着一层冰苔;在这个宁静而且被严寒埋

没的市区的深邃沉寂当中,人都只听见那种雪片儿落下来的飘忽模糊无从称呼的摩擦声息,说声息吗,不如说是感觉,不如说是微尘的交错活动仿佛充塞了空中,又遮盖了大地。

那个马夫又带着风灯出来了,手里紧紧地牵着一匹不很愿意出来的可怜的马。他把牲口靠近了车辕,系好了挽革,前前后后长久地瞧了一番去拴紧牲口身上的各种马具,因为他一只手已经拿着风灯,所以他只有另一只手可以做事,他去牵第二匹马了,这时候他才注意到那些毫不动弹的旅客,发现他们已经浑身全是雪白的,于是说道:“各位为什么不上车,至少那是有遮盖的。”

他们以前无疑地没有想到这一层,现在他们都赶忙向车子走。三个男旅客把他们的妻子都安排在顶前头的位子,自己都跟着上来;随后,另外那些遮头盖面的轮廓模糊的旅客彼此没有交谈一句话,就都坐在剩下来的位子上上了。

车里的地下铺着些麦秸,旅客们的脚都藏在那里边了。那些坐在顶前头的女客都带着那种装好化学炭饼的铜质手炉,烧燃了这种东西,便低声慢气地举出它的种种好处,互相重复地叙述那她们早已知道的事物。

末了,车子套好了,因为拉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在往常的四匹牲口以外又加了两匹,有人在车子外面问:“旅客们可是都上了车?”车里有一道声音回答:“对的。”大家起程了。车子走得慢而又慢,简直全是小步儿。轮子隐到了雪里;整个车厢轧轧地呻吟着,牲口滑着,喘着,都是汗气蒸腾的。赶车的手里那根长鞭子不住地噼噼啪啪响着,向各方面飞扬,如同一条细蛇样地扭成一个结子又散开,陡然鞭着一匹牲口蹶起的臀部,马受到狠狠的一击,紧张地奔跑起来。

但是天色不知不觉一步比一步亮起来了。那阵曾经被一个纯粹卢昂土著的旅客比成棉雨的雪片儿已经不下了。一阵昏浊的微光从雪堆儿里漏出来,云是在而密的,它使得那片平原,那片忽而有一行披着雪衣的大树忽而有一个顶着雪盔的茅屋的平原,显得更其耀眼。

在车子里,大家利用这个黎明时候的黯淡光线,彼此好奇地互相望着。

顶头的地方,最好的位子上,鸟先生两夫妇面对面地打着瞌睡,他俩是大桥街一家酒行的老板。

他原是在一个亏了本的东家身边做伙计的,买了老板的店底并且发了财。他用很低的价把很坏的酒卖给乡下的小酒商,在相识者和朋友们当中,他被人看做是一个狡猾的坏坯子,一个满肚子诡计的和快乐的地道诺

曼第人。

他的偷偷摸摸的名声是人人皆知的,以至于某天晚上都尔内先生在州长的客厅里,使用同意异义的字眼把他这个用“鸟”字做姓的人作为戏谑的对象,都尔内先生是个寓言和歌曲的作家,文笔辛辣而且细腻,是地方上的一种光荣;那天晚上他看见女宾们都像要打瞌睡,就提议来做“鸟翩跹”的游戏;有人从他的语气之间懂得他想说的原是鸟骗钱,这句话就此自动穿过州长的客厅飞到了市区的各处客厅里,使全省的人张大嘴巴整整地笑了一个月。

此外,鸟先生是以种种性质的恶作剧,善意的或者恶意的笑谈而出名的;只要谈到他,谁也不能不立即加上这么一句:“他是妙不可言的,这鸟。”

他身躯很矮,腆着一个气球样的大肚子,顶着一副夹在两撮灰白长髯中间的赭色脸儿。

他的妻子,高大,强壮,沉着,大嗓子,而且主意又快又坚决,在那个被他的兴高采烈的活动力所鼓舞的店里,简直是一种权威。

在他俩身边坐着一个比较高贵的人,属于一种高尚阶级的迦来-辣马东先生,他是个被人重视的人物,以棉业起家,产业是3个纺织厂,曾得荣誉军团官长勋章,现充州参议会议员。在整个帝政时代,他始终是个善意反对派的领袖,根据他本人的说法,他是只用无刃的礼剑作战的,先攻击对方,再附和几声,以便索取高价的酬报。迦来-辣马东太太比她丈夫年轻得多,素来是卢昂驻军中出身名门的官长的“安慰品”。

她和丈夫相对,显得很娇小,很玲珑,很漂亮,身上裹着皮衣,用一种颓丧的眼光望着车子内部的凄惨景象。

他俩的身边是禹贝尔·卜来韦伯爵两夫妇,他们出身于诺曼底的最古老又最高贵的一个世家。伯爵是个气派雍容的老绅士,他尽力修饰自己的服装以加重他和亨利四世的天然相似之点,根据他家庭里的一种光荣传说,亨利四世曾经使得卜来韦家一位夫人怀了孕,她的丈夫因此被封为伯爵,又做了本省的巡抚。

禹贝尔·卜来韦伯爵也和迦来-辣马东先生一样是州参议会议员,代表本州的奥尔雷阳党,他的太太是南特市一个小船长的女儿,他俩结婚的历史始终是被人认为神秘的。不过伯爵夫人的气概很大方,接待宾客的风度比谁都强,并且被人认为和路易·菲利浦的一个儿子曾经有恋爱的经过,因此所有的贵族都好好地款待她,而她的客厅始终是当地的第一位,唯

一保存着古老的恋爱风气的地方,要进去是费事的。

卜来韦家的财产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约莫有 50 万金法郎的收入。

这六个人构成这辆车子的基本旅客,都是属于有经常收入的和稳定而有力的社会方面的,都是一些相信天主教和懂得教义的,有权有势的人。

由于偶然遇合,车里某一边的长凳上坐的全是女客;靠近伯爵夫人的位子上有两个嬷嬷,她们正捏着长串的念珠一面念着天父和祷告。其中一个年老,脸上满是麻子,仿佛她的脸上曾经很近地中了排炮的许多散子似的。另一个,很虚弱,有一个漂亮而带病态的脑袋瓜和一个显出肺病的胸脯,那正是使她们毁坏肉体而成圣徒的吃人的信仰心侵蚀了它。两个嬷嬷的对面,有一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吸引着全体的视线。

男子很出名,是被人称为“民主朋友”的戈尔努兑;好些被人敬重的人士却当他是祸根。二十年以来,他在各处民主派的咖啡馆里把大杯啤酒浸着他那一大嘴的火红色长胡子,他父亲本是一个糖果店商人,遗给他的那份财产是颇为丰厚的,他却带着他的弟兄们和朋友们挥霍干净,末后焦躁地等候共和政体使自己获得适当的地位来显示无数量的革命饮料的成绩。在 9 月 4 日,他也许由于上了一个恶作剧的当,自以为受到任命做了州长,不过到了他上任办公的时候,那些始终身居主人翁地位的机关公务员却拒绝承认他,终于逼得他只好退位。此外,他是个好好先生,毫无恶意而且肯替人效劳,这一次,他用一种谁也比他不上的热心尽力布置了防御工事。他教人在平原上掘了好些窟窿,在近处的森林里斩倒了所有的嫩树,在所有的大道上布置了好些陷阱,到了敌人快要到的时候,他满意于自己的种种措施就赶忙缩回市区里来。现在他想起自己倘若到哈佛尔可以做些比较有益的事情,因为在那地方,新的防御工事立刻会变成不可少的。女人呢,所谓尤物之一,她是以妙年发胖著名的,得了个和实际相符的译名叫做羊脂球,矮矮的身材,满身各部分全是滚圆的,胖得像是肥膘,手指头儿全是丰满之至的,丰满得在每一节小骨和另一节接合的地方都箍出了一个圈,简直像是一串短短儿的香肠似的:皮肤是光润而且绷紧了,胸脯丰满得在裙袍里突出来,然而她始终被人垂涎又被人追逐,她的鲜润气色教人看了多么顺眼。她的脸蛋儿像一个发红的苹果,一朵将要开花的芍药;脸蛋儿上半段,睁着一双活溜溜的黑眼睛,四周深而密的睫毛向内部映出一圈阴影;下半段,一张妩媚的嘴,窄窄儿的和润泽得使人想去亲吻,内部露出一排闪光而且非常纤细的牙齿。

此外,人还说她是具备种种无从评价的品质的。

她一下被人认出来以后，好些切切的密谈就在那些顾爱名誉的妇人道伴里流动起来，后来“卖淫妇”和“社会的羞辱”这一类字眼被她们很响亮地说个不休，因此使她抬起了脑袋。这时候，她向同车的人用很有挑战意味和胆大的眼光望了一周，于是一阵深远的沉寂立刻又恢复了，大家全低着头了，只有鸟老板是例外，他用一种开心的神气窥伺她。但是不久，三个贵妇人的谈话又开始了，有了这个“姑娘”在场，她们突然变成了几乎是非常亲密的朋友。觉得面对着这个毫无羞耻地卖身的女人，她们应当把有夫之妇的尊严身分结成一个团体；因为法定爱情素来高出自由爱情的头上。

三个男人看见戈尔弩兑，也由于保守派的一种本能彼此接近起来，用一种蔑视穷人的姿态谈着钱财，禹贝尔伯爵说起普鲁士人使他遭到的损害，牲畜被虏和收获无望造成的损失，用一种家资千万的大领主的沉着态度说这些灾祸不过使他困苦一年。邇来—辣马东先生在棉业当中很有痛苦的经验，已经小心地汇了60万金法郎到英国作为随时的应急之用。至于鸟老板呢，他早和法国的军需当局有过商量，向政府卖出了他酒窖里的所有的普通葡萄酒，这样就使得政府欠了他一笔非常之大的现金，他现在就打算到哈佛尔去取。

末后这三个男人都使出—个友谊的和迅速的眼色互相望了一下。各人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同，不过他们都是有钱的，他们都是那个大行会的成员，都是富豪得把手插到裤子口袋就会教金币清脆地响的，所以他们感到彼此都是弟兄。

车子走得很慢，弄到早上10点钟还只走了四法里。男人们在上坡的时候—共下车步行了三回，大家渐渐不放心了，因为本来应当在多忒那地方吃午饭，现在眼见得非在黑夜是没法子赶到的。所以到了车子陷到积雪当中要两小时才拉得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去探索大路上的小酒店了。

吃东西的欲望一步一步增加，使得每一个饿了的人都是心慌的；然而没有人看见—家饭铺子，—家酒铺子，因为法国的饥饿队伍走过之后，又有普鲁士人就要开过来，所有做生意的人都吓跑了。

先生们跑到大路边上的农庄里去寻找食物了，不过他们连面包都没有找着，因为心下怀疑的农人们，生怕那些一点什么也啃不着的军人发现什么就用武力来抢什么，所以都隐藏了他们的储藏品。

午后一点快到了，鸟老板扬言自己的确感到肚子里空得非常厉害。大家久已是和他—样感到痛苦的；这种不断扩大的求食的强烈需要终于关上了他们的话匣子。